



履之留痕

普陀山植物之行

□陈斌 文/摄

绿树荫苍穹,红花映碧空。游人观不尽,一路入佛宫。虽然每年都来普陀山,但是沉下心来拍摄普陀山的植物,确是难得。

舟山有1887株古树,其中1315株就分布在普陀山上,除了古树名木,岛上还有1500种植物,占全市植物物种的80%以上,算得上是海岛植物园。

普陀山自从唐代开设观音道场以来,虽屡有兴废,但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寺庙的庇护都成为植物生长的助推剂。普济寺的香樟,法雨寺的枫香和罗汉松,慧济寺的台湾蚊母树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枝繁叶茂的古树和沧桑古老的寺庙共存共生形成绝美的画面。

香樟是普陀山最常见的行道树。那一株株一排排的香樟矗立在道路两旁,虽然形态各异,但伸向天空的模样却是一般无二,气势出奇统一,成为这座岛屿的绿茵。

暴雨初歇,泥土的芬芳,樟树的清香,和寺院香火味道混合在一起,萦绕在鼻尖,一片静谧,此心归处无它。这些行道树历经风霜雨雪,树皮上早已落满了时代的印记。如久经风霜的老人静静聆听,默默见证来往游人如梭、普陀山的时移世易。

沿着石板路一路前行。每一步都能寻找到最佳的拍摄点。或上或下、或局部或整体,此刻的大树仿佛有拍不完数不清的场景等着我去探索。石板路也是林荫路,沿着绿阴,树林一眼望不到头。阳光透过树阴照下来,映射出斑驳的光影,又添加了几分古朴的气质。绕着这些苍天大树,故事在时光里流走,那一圈又一圈的年轮记录历史,见证时代。

在绿阴里行走,在苍天古树中记录,于碧水青山里听一段传奇,真是人生快事。

和别人只关注沙滩的风景不同,我更关注的是沙滩上那些不起眼的小花小草。沙滩甜根子草在海边,1米多高的叶片迎风挥舞向我招手,在七月里绽放出丝带般的花絮;各类苔草和卷毛飘拂草列成了不太规整的方阵;肾叶打碗花的叶子



普陀山香樟王

也是名副其实,而紫色的喇叭状花朵在沙滩上次第绽放,极为难得;单叶蔓荆匍匐在地面,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从四下蔓延的枝条中扑面而来,枝头已经有了花骨朵。山脚下的松涛,奔腾澎湃,舟山新木姜子,叶子一面儿绿一面儿白,大风吹着,满山的叶子反复折腾,只看见点点银光四溅。本地的渔民拿它作为自然的灯塔,只要看到它就知道普陀山到了,所以又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“佛光树”。

在普陀山拍植物,有一株植物是一定少不了的,那就是普陀山慧济寺西侧的山坡上自然生长的普陀鹅耳枥。相传它是八仙游历南海时,被观音菩萨带到普陀山的,也有说是由东南亚的和尚带到普陀山。不管传说怎样,

到最后野生状态下的只活了一株,曾几何时,普陀山上的鹅耳枥就剩下我面前耸立的这一株。我的前辈们,搞植物的科研人员,一代接着一代干,到了今天,它的后代大片成林,暂时脱离了灭绝的危险。和以往匆匆打卡不同,此次我专门带了不同的镜头,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记录了它的风采。拍完了野生的,已经成林的大片后代自然也不能错过,就在距离母树不到500米的距离,一株又一株普陀鹅耳枥已经结出了特殊的果序。

古刹和古树,此丛林和彼丛林,千百年早已融为一体。在这片绿意里寻找那份不一样的禅意,可能我观察普陀山的另外一个角度,在海边的森林里行走,满山青翠的阔叶树都在风

中翻滚跳动,猎猎作响,有如一头巨大的发威的山猫,耸起了脊背,山雀儿被风卷得满天散开,化作了纷飞的黑点。

走进普陀山的山林,我们便找到了家的温馨。走近普陀山的植物,我的心随着墨绿的颜色沉静。森林养育了我们,植物惊艳了四季,春季添彩,夏季增绿;秋天彩画,冬天萧瑟。我于归去时,写了首满江红的小词:“四季循环,叹人寿、几何时节。算只有、古樟似旧,岁寒为别。风里残英犹未散,枝头黄鸟声佛音。问归处、载客在谁家,情激越。天可掬,心能掬。尘不染,诗堪说。且随光影,趁虚度日。万事付之杯中镜,一生系我肩上发。愿来春、同看小西天,晴如雪。”

海边人家

夏日里的“乘风凉”

□安然

在高楼大厦林立、家家户户普及电风扇、空调的今天,“乘风凉”这个词似乎变成了一个久远的记忆。

电器没有普及的年代,夏天的晚上,人们喜欢坐在户外“纳凉”,谓“乘风凉”,很是温馨。现在想来,甚至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场景。

夏日傍晚,太阳慢腾腾地爬下山去。这时候,整个小村(我的老家,只有十多户人家)炊烟袅袅,不一会儿,各家各户都把小饭桌搬出来,摆在房屋外的道地上,边乘风凉,边吃晚饭。家里就是一碟“臭鳃浆”,也不怕酸酸摆在桌子上,然后,隔壁响起了“叮叮当当”的碗碟声,飘来了一股股酒香,三位堂叔都嗜好喝几口。

有时候,我吃好晚饭,就来到隔壁阿二叔家的道地,边乘风凉,边欣赏他们家的晚餐,阿婶热情地递给我一把折扇,一把竹椅子。我在堂叔的侧面坐定,边摇着扇子,边看堂叔喝酒。堂叔的左手不快地慢地一上一下地摇着蒲扇,右手把着小酒杯,随着扇子的节奏,喝一小口酒,放下酒杯提起筷子,夹住一粒盐炒蚕(蚕)豆,放入口中,牙齿把蚕豆嚼得

“卜卜”响,如此这般,他的右手忽儿酒杯、忽儿筷子轮换着。堂叔下酒的菜不讲究,只要能喝上酒就心满意足了……

月亮升高了,银子般的月光洒满了小村、洒满了村前的田野、洒满了村后的山冈。晚饭后,人们陆陆续续地从各家各院拎着小板凳、小躺椅,搬着小竹椅、小竹床,来到了村的晒谷场,很快密匝匝地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。

深邃的夜空,繁星挤得密不透风,相互间眨着眼,村口那棵大樟树的叶子也垂头丧气地挂在枝头,纹丝不动。空荡荡的晒谷场没有风,乘风凉的人们不停地用扇子“啪嗒,啪嗒”扇着。生产队长光着膀子,披着一件领子上打着白布条补丁的灰色的衬衫,一手拿着一把大蒲扇,一手夹着一支大红鹰香烟(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大红鹰香烟0.13元一包),吩咐小阿二去仓库拉电线来,装上一只大电灯泡,挂在竹竿子上,晒谷场被照得通亮通亮。队长环视一下,干咳了一声,亮着嗓音说,趁大家乘风凉,把明天的农活分配一下。任务其实很简单,就是割早稻、种晚稻,队长没讲上五分钟就结束了。

乘风凉的人们手不闲着,嘴巴也不会闲着,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呱着白天的所见所闻,以及村子内外的家长里短。聊到隐秘处,还会交头接耳,故弄玄虚,引得坐远一点的邻里们,个个伸长脖子,恨不能围过来探个究竟。但凡出来乘风凉的人们,没那么多身份和辈分上的讲究,但比的是你嘴皮子,脑瓜子,见多识广又能说会道的主儿,一准会是这个村,这个晚上的主角儿。

后屋的阿公,留着花白的长胡子,腿有点痠,走路不便,喜欢坐在“弄堂”的石块上乘凉,他说“弄堂直头风”凉快。一直坐到电灯来“三剃头”了,才一瘸一拐地进屋睡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乡下大多由村(大队)发电,只作晚上照明,一般晚上六时发电,到了快八时半了,就摇三下电闸刀(村民习惯称为“三剃头”),以通知村民,电厂要停电了,就得马上备好自家的照明灯。

“乘风凉”是那个年代的习俗,也是乡村一道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。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裸着肩膀,女人们不敢露腿露臂,斯斯文文地摇着扇子,乘着凉。

乘风凉,可謂是夏日里乡村的一道风景。

屋檐下

能者为师

□姚峰锋

天一热,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各种能耗猛增,最明显的是,大楼外的空调挂机不停地转响,电耗呼啦啦地上涨……节能减排是一个长期而全民的话题,不仅关乎个人的理念素养,更是一个全球的生态文明表征。

我向来不唱无端的赞歌,但我乐意接纳正能量的引导。对于国家职能机关而言,大多数人的习惯偏见是这地方“家大业大”,因此一些浪费也无关个人痛痒。但舟山市机关事务中心,给我留下较深印象,改变了一些旧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,矫正先前的某些偏激。政府机关部门,自我加压,从自身改变开始,以“守财奴”的形象作表率,去积极引导社会对节能减排的正向实践。

过日子,政府与小家一样,遵循的是健康节能环保低碳,契合生态文明的主旨,已是大家共同追求的大方向。

节能主题无论大小高端与否,倡导总是需要。很显然,此行之见闻让我受益匪浅。政府能源管理平台的创建,投入是不小的,但其价值意义也是很大的,从某一大楼的某一间办公室所有能耗的实时数据呈现(能耗分户分项计量)到后期的统计分析应用,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数据的威力。而中央空调系统的某项技改(采用了BKS中央空调管理专家系统,通过对中央空调能源运行系统的动态监测和闭环控制,将空调主机、水泵的流量运行改为变流量运行),则实现了降耗28%的显著成效,实为牵住了节能的“牛鼻子”;河道水经抽取过滤处理,用来浇灌大面积的绿地便是中水利用的又一成功案例。一些我们喜闻乐见的改变已在这里蔚然成风,比如垃圾集中投放点的设置,太阳能光伏的“零投入”优惠使用,食堂的“光盘”行动,绿色办公,会议室里的“光瓶”行动等。而一个水龙头里的网垫,使得出水具有了泡发的效果,达到水耗的缩减;办公室垃圾的定时定点投放,让非投放时段的楼道环境更整洁美观;正是这些小小的细节,也让我们看到节能降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,行无止境。

在这里,每一楼层的卫生间里静静安置着一个电热水器,每一个办公室里摆着热水瓶,而瓶装水、瓶装水、一次性杯子已悄然隐退,每个人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。那么,当你想到为此所做的每一份力,借用一句流行的话:喝着这样的水,你觉得不爽吗?

正是在这样的倡导下,全市县级以上党政机关86%以上建成节约型机关,近六成公共机构建成节水型单位,四成以上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,市行政中心获得国家级“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”荣誉称号。

绿色节能环保低碳,这些高能词的频频出境,表达的意图彰显。生态文明关系你我,让大家来为此助力,笃行致远。

读书偶得

风中的黄沙梁

——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□潇潇

“每一场风后,看那些偎在墙根墙角没有刮跑的沙、草叶、布条、虫子和鸡,我就知道村庄留下的比这更多。而我,只留住了一个村庄。”

那些文字随着黄沙梁的大风,从大地深处刮来,片刻不停,直到我能清晰地看见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。我想,留住一个村庄的——至少还有我这个读者。

这绝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村庄。它承载不起这么恬淡浪漫的理想。这个地处西部,人畜共居的村庄本质上贫瘠荒凉,空旷多风,牛蹄踏走的沙道上,洒满了牛粪驴粪,人的脚印与牲畜的脚印层层交叠,共同完成一个村庄的存在。如果不是刘亮程把独特的笔调对准独特的视角,黄沙梁的那些飞禽走兽们永远不会跃入我们的眼前,走入我们的心底从而成为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。没有刘亮程的文字,这个村庄会和所有西部贫困的山村一样,在年复一年的风沙里自生自灭。渐渐成为大地永久的秘密。

飞扬的沙尘吹老了它世世代代的村民。你甚至能想像到那些沟壑纵横的沧桑的脸颊,靠在一堵堵土墙下,伏在一片一片的麦地里,走在一场一场的风沙里。偶尔也坐在太阳底下,抽一袋一袋的旱烟。猛一回头,人似乎隐在岁月深处,就剩了滚滚黄沙。风沙连着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,有时“我”整夜整夜地行走,走进别人的村庄,走进陌生的世界,饱尝迷惘。

在黄沙梁,除了漫天的黄沙,除了无边无际时时刻刻都在吹刮着的大风,似乎就只有那些拟人化了的草树动物们。黄沙梁的动物远比人要活得精彩。骆驼蚂蚁,花草树木简直就是这个村庄的半个主宰,无论在物质享受还是精神皈依上,它们都与人人分庭抗礼。刘二与黄沙梁生活的各种动物们,相安无事地共享着这一片黄土地,人不犯虫,虫不犯人,各自守着自己的哲学。可我始终看不清黄沙梁到底有多少人。看不清他们真切的脸。那些冯四王五刘榆木们,有时就抽象成一个人的符号,活在农民这个字眼里。这是一群贫穷得只剩朴实的生灵。他们的生活很简单,是不是幸福,只有他们知道。

只有刘二,一直不安分地在我眼前晃。然而我也看不清晰,想定格一些什么,睁开眼却仿佛只剩下风与沙。在穿过黄沙梁,穿过刘二的同时,也穿过了阅读这些文字的人。

“每个村庄都很孤独。”比村庄更孤独的是刘二。他一直在奔跑,试图穿越一些村庄,寻找一些什么,似幻似真,与风为伍。所有的答案大概可以在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一文里找到。小时候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长大后亦真亦幻的《风中的院门》,以及离乡后的《家园荒芜》,勾勒出一个个村庄完整的轨迹。如果村庄也有出生到老死的一生,三辑文字就构成黄沙梁简单而清晰的一生。它跟“我”一起经历少年的孤独迷惘,伴着在青春期的梦想

里飞翔。风中的院门敞开着,有着一声一声咚咚的心跳,惊心动魄。它用荒芜了的家园,迎接回来寻根的“我”,最终也将迎接“我”灵魂的降临。

这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,也是一个村子的生存状态;这是一个人的彷徨,也是一个村子的彷徨。因为谁也想不到,曾经的生活,有一天会需要证明。犹如人来到世上走一遭,活着的时候不留存一些证据,也许,就再也找不到活过的痕迹了。

“当家园废失,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上当了虚无之途。”《家园荒芜》里,多少含有一些怅然失落。年少时“我”不停地追问:“住多久才算家?”沧桑后,“我”最希望的仍然是“当我即将离开,我会祈求你再给我一个完整的日子”。

不管作者是不是有意识地用村庄去象征一些什么,我读出的感觉正如一句话“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。”这里的村庄、故乡、家园,都具有双关甚至更为繁复的意义。对生存死亡自然生命的探索,贯穿了所有的文字。透过简洁干净,清新诗化,带点乡土味道又带点浪漫气息的文字,刘亮程从遥远的西部农村走来。风中的,一个人的黄沙梁,是刘亮程的黄沙梁,也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黄沙梁。我们的黄沙梁里或许没有漫天的沙尘,无尽吹刮的大风,没有亲切可感的马狗鸟虫,却一定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事物。那是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领地。